

C H I N A

中国 散文 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精选

1997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7 年中国散文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ISBN 7-5354-1703-5

I. 19… II. 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0453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刘学明
责任编辑:黄 嗣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85837121)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电话:87543220)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336 千字

插 页:2 印张:15.75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ISBN 7—5354—1703—5/I · 1356

定价:18.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和诗歌选五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

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出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张同吾、祁人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

目 录

人生景观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铁 凝 (3)
大湖魂	万福建 (7)
看麦熟	刘成章 (12)
新滩姐儿	韩永强 (18)
二叔	孙宜才 (20)
野荆条	白 水 (27)
腰铃	筱 华 (31)
此情默默	章 珺 (34)
我家的“黑玫瑰”	叶君健 (37)
寸草心	高炯森 (42)

烛窗心影

孤独与寂静	朱苏进 (49)
弦外之音 (外一首)	萧 然 (60)
家园	小 米 (63)

临河而居	李汉荣 (67)
湖海有星辰	杨闻宇 (71)
你在不为人知的田园中	张 炜 (75)
无人证明	祝 勇 (79)
武夷四题	陈枯朽 (84)
生命的黑夜	刘馨忆 (87)

岁月钩沉

灵魂的石头	万 方 (95)
心中的坟	沙叶新 (118)
月夜	罗 丹 (124)
乱石堆前	潘旭澜 (128)
游说	曹文轩 (132)
边城小巷	何 申 (139)
玩水	方 方 (145)
岁月无情	木 子 (152)
母亲无处不在	何 蔚 (159)
拐杖	陈章汉 (164)
货郎	江 子 (168)
花园口逸事	杜 军 (173)
我爱吃胡萝卜	丛正里 (179)
咀嚼一个遥远的梦境	刘利华 (187)

文化思情

千年不绝的歌行	陆健东 (195)
---------------	-----------

询问司马迁	林 非 (225)
读柳永	梁 衡 (231)
夜访夹山寺	李元洛 (237)
兵书记读	许家强 (244)
梵高与青藤	韩静霆 (248)
在童话的十字架上	徐 鲁 (259)
关于颜真卿的随感	老 城 (267)
读怀素草书	朱增泉 (273)
蒲松龄的情人	杨 静 (278)
土囊吟	王充闾 (282)
云之诗	黑 瑛 (288)
黄土	新 力 (295)
汉语人	刘舰平 (301)
抚摸汉朝	王俊义 (310)
残破包裹的沧桑	朱以撒 (318)
赵州茶	薛 勇 (324)

履痕处处

传说噶尔木	王宗仁 (331)
香港人和清明节	孙绍振 (344)
颜回井亭新记	吴继路 (350)
老人与他的美屋	李兰妮 (353)
闻笛	王瑞芸 (358)
做吉他的艾尔 (外一篇)	田晓菲 (264)
丹尼尔的小屋	赵 玫 (370)
真实的姬百合	舒 乙 (374)

圣果	雷 达 (379)
滇行散记	李木生 (385)
乳香飘	张丽婷 (393)
莫斯科女郎	张贤华 (398)

随笔随感

裸猿《道德篇》	詹克明 (405)
——自然·人类·科学	
记忆是什么	赵德发 (422)
墨舞(外一章)	沙 封 (429)
水之念	陈 震 (435)
美景·朦胧·忧郁	伍立杨 (442)
文学的安静	周国平 (445)
默契的朋友	南 帆 (449)
随笔三则	斯 好 (454)
徐村的绝唱	陈 军 (459)
冷眼笑看录(四题)	叶延滨 (463)
“不娶少妇”	李国文 (472)
慨叹天真	韩小蕙 (480)
自在	马丽华 (486)
附录:《1997 年中国散文精选》编后记	吴秉杰 (491)

人生景观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铁 凝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待一下我母亲的职业。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她）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的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噪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

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母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已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么，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音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让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会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 60 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地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

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依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

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所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以后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了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作“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么？

大 湖 魂

万福建

浊浪排空。

落叶一天天多起来，晚秋来临了。

洪泽湖里的苇滩，那一大片原先从苇秆的顶端钻出的一嘟噜一嘟噜的芦苇花，早已挣脱了绿叶的包裹，经霜的苇叶渐渐枯黄，太阳一晒，顶端便胀破了，而无数的芦花絮便像蒲公英一般轻荡，于是，湖荡里便弥漫起大片大片的枯黄，枯黄之上满是苍白，湖风吹过，真是“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月照浑似雪，无处认渔家”了。准备越冬的大雁掠过，凄清寒冷的鸣叫在空寂的荡子里传得很远、很远……

一个浑沉沉的早晨，天正下着若有若无或飘或止的细雨，把满野的湖水连成青青一色，眼前的水却越发显得浑浊。远望去，前面一个小黑点浮在水面，后面跟着的一排黑点绵延成线。有浪涌去，整个黑线都被扯上了水天。走近前，一只摆满花圈的水泥船如领头的大雁，缓缓穿过。后面，是几溜尖尖的小快艇，艇子上，扎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早成了泪人，他们睁着朦胧的双眼，小心翼翼地护卫着水泥船。噢，孩子们悲痛难言，那常常在血色的夕阳里吟诵“我的梦里唯有芦笛/我的眼里唯有秋水”的老师，就在飘

满湖面凄婉的唢呐声里，丢下牵肠挂肚的故事，留着落寞的背影，在湖滩燃烧了整整十五个秋天之后，向冬天渐走渐远了。

孩子们常常想起，也是在迷人的秋季，老师告别了弥漫在空气里的树影叶声，告别了随风而起的车水马龙城市的喧闹，告别了五彩缤纷的霓虹灯的光流，来到了这个仅有一船一师的湖上教学船，为的是实现自己的梦。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化了洪泽湖的秀丽诗情，当你真的整天呆在咫尺船舱里，那是一种多单调的反差啊。有些砍了苇子的湖滩活像被剥了皮的死蛇，湖面上到处是令人恶心的秽迹、受污染的湖水像脓血一样，波浪把白沫、杂物肆虐的湖面挤成了一张又臭、又丑的老太婆的脸。往日河面上成群结队的野鸭、叼鱼郎和水里的鱼们，早已成了想象中的一道风景。“小船一摇，四海为家”的渔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隅生存空间。

老师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渔民的后代才少有读书人，在他们的眼里，读了书不代表会捕鱼，而捕到鱼才有活命的本钱。他们只知道捕鱼，却不知道爱湖、惜湖、养湖，这样下去，就是金湖也有被掏空的时候啊！跟着表哥到湖上玩的老师先是被湖光水色迷住了，接着就为这被污染的湖面可惜，为缺少文化的茫茫湖面而焦急，也为曾经放弃做官的机会而坚持教书的父亲油然而生敬意……临走，他说他一定会回来的。其实，他完全可以有相同于一般人的更好的选择，可他却认为，他的选择是最好的。接着，那离他而去的城市的繁华，那离他而去的母亲的呵护，那离他而去的姑娘的情影，都变成飘荡湖面的相思的曲子，泊成一只不大的水泥船，船上有国旗，旗下有船板搭成的课桌，桌子上便生长出整整齐齐的课本。从此，老师的声音如杜鹃啼血，老师古铜色脊背上绽开嘶鸣的涛声。这涛声，从灵魂的深处，折射到厚厚的